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譔

秋七月明督大學士張國維會師西興

江上兵每日蓐食鳴鼓登陸搏戰日中復轉舵還戍率爲常

徐鼒曰書大學士繫之督何以別於兩京也

癸丑我

大清兵克嘉定明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等死之

諸鄉兵來者漸衆李成棟遣其弟統數十騎來救於婁東之

王師鄉兵截擊於倉橋街殺之幾盡脫歸者泣於途曰我爺皆

高鎮勁兵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敢殺我副將六員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將涕泣然鄉兵本無將領一聚卽鳥獸散城上白旗招颭而已成棟規得實合婁東兵大修戰具吳志葵遣游擊蔡祥（攷曰嘉定屠城紀畧作蔡喬）以七百人來援成棟銜枚襲之祥持鐵槍登岸步戰俄敗面東關有徐福者往救與俱斃峒曾淳耀於城上見之慟哭相向發大礮傷二人成棟焚新涇鎮破婁塘峒曾淳耀會鄉兵於婁塘之磚橋東不下十餘萬然攘擠紛呶如聚蚊成棟分左右翼蹂之相蹈藉死或謂大勢已去宜爲十萬生靈計峒曾等推案痛哭裂招降榜焚沿城民居督運磚石七月初三日成棟盡銳來攻舁敵樓穴城諸生馬元調

以糞汁灰瓶拋灌之成棟乃佯攻東門而潛自北門水竇入復爲大石所拒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北方俄變而黑長亘天五更大雨如注守埤者不能立城大崩成棟遂東門上峒會與其子元演元潔猶立睥睨間呼二子去曰我死國分也祖母在應代奉事戀我何爲趨歸拜家廟沈於池未絕而兵至引出斬之二子亦被殺於孩兒橋淳耀與其弟淵耀入華巷索筆書曰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死此嗚乎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縊死張錫眉董用圓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等皆同死錫眉攜妾入水方自溺用圓抱其兒諸生用廣共溺屍浮出猶攜手不解

錫眉字介茲崇禎庚午舉人用圖字知淵天啓辛酉舉人雲蛟字啓霖元調余昌字未開又有王雲程者亦貢生也攷日本嘉定屠城紀畧

明江西布政使夏萬亨分巡道王養正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史夏隆通判胡縝奉益王由本起兵建昌城陷萬亨等皆死之由本走閩攷曰世表由本以萬歷四十五年襲封

萬亨字元禮崑山舉人由教諭歷遷西華夏邑知縣宏光帝使迎太后擢江西布政使言者以為贓敗僉事分巡南昌瑞州衛保甯王攷曰按世表保甯王紹𤊹崇禎十六年爲李自成所掠當即其人避寇南昌其舍人恣橫執而笞之一府洶洶將作難君民亦譁然欲焚工府萬亨撫定之尋遷按察使署布政司事南京

濆奉母至撫州肆入建昌王養正字聖功泗州人崇禎戊辰進士由知縣歷知南康府以平盜功南都擢副使分巡建昌王域字元高華亭舉人爲宿州學正以捍禦流賊功歷工部主事南都擢本部郎中出爲建昌知府劉允浩字集生掖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嘗領鄉勇擊賊於萊州論選授南昌推官史夏隆宜興人與允浩同年進士胡禛桐城人時南昌已爲降將金聲桓所據士民謀拒守域曰事急矣國無主不可以集衆乃與萬亨養正等奉益王由本爲號由本年少柔懦不習武事以戰守機宜委之永甯羅川兩郡王（攷曰按世表永甯王由檍以萬歷三十九年襲封羅川王由核以萬歷三十一年襲封而繹史云永甯王慈炎其由檍之子歟俟攷）羅川王乃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約諸紳

集義得劉琦楊獨龍僧丹竹等三十六將就南英家歃血訂盟王謝二巨室捐貲助餉練鄉兵幾及萬人分埤拒守軍勢頗振而保甯王者私與我軍通約內應須將趙印選以象兵援南都不及假道還師由本留之戰旣合保甯王以火箭傷象兵遂大潰亂城陷由本奔旗塘佛舍已迫入閩永甯王走甯都萬亨等俱被執聲桓以萬亨能得民將藉以撫徇諸郡曰公從當大任萬亨詈絕命詞見志聲桓不欲有害賢名乃與養正等俱械送武昌同日遇害建昌士民哀萬亨等之忠也瘞之沚若河之側題曰六君子之墓而同時以諸生殉難者則南昌鄧思銘初思銘聞北都陷號召諸生百餘人習射學技擊名曰庠兵請於有司有

司笑曰庠可兵邪㓗乃散既而建昌兵起乃入王域幕参
贊城破被執指金聲桓大駡繫於竿首射之連及六矢思
銘大吼曰爾時不能殺我技何劣也遂射死
徐䳘曰羅川王所招三十六將惟安仁僧丹竹爲最耆嘗
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刃及得仁
面幾獲之後金聲桓過安仁聞其病遣九騎往縛之丹竹
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伏於隘而單身入酒肆中金騎見
其僧不知其卽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遽應曰我是也拔
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復其二再前再遇獲其三
得歸者纔二騎耳聲桓破廣信丹竹以木椿置水中而持
長槍火箭遏之聲桓兵乘舟遁舟觸椿盡碎多溺水死丹

竹盡其所獲而返後率壯士邀擊

王師之入閩者馬蹶被殺

明臨川在籍前吏部主事曾亨應揭重熙起兵撫州

亨應字子嘉崇禎甲戌進士重熙字祝萬崇禎丁丑進士

亨應官吏部文選主事嘗以事爲御史張懋爵所劾被謫

歸南都立重熙由知州擢吏部考功主事而亨應以謫籍

獨不赴

大兵既下南昌金聲桓令王得仁徇撫州亨應乃命弟和應奉

父入閩已與重熙偕艾南英募兵守禦未集而騎已薄城

下衆皆散

明在籍左春坊左庶子楊廷麟左中允劉同升起兵贛州擢

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監祭酒

廷麟字伯祥清江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同升字晉卿吉水人舉丁丑進士第一授修撰爲楊嗣昌所搆將逮治旋獄釋言者交薦十六年秋復授職方主事同升亦以劾嗣昌謫福建按察司知事未赴北都陷同升馳檄十三郡興義師廷麟過之南昌乃大集潜藩嗣爲思宗發喪誓師起義宏光帝立廷麟以左庶子召同升以左中允召未赴宗室朱統鑕之誣劾姜曰廣也誣廷麟招健兒有不軌謀曰廣爲內應宏光帝置不問而所募兵竟以散去

大清兵既克南昌袁州臨江吉安相繼下已又取建昌惟贛州

孤懸上游獨存廷麟乃與同升謀邀贛撫李永茂集紳士於明倫堂勸輸兵餉刻期大舉王手詔嘉獎擢廷麟吏部右侍郎同升國子監祭酒

明龍泉在籍工部右侍郎劉士楨起兵復泰和廬陵

士楨克二邑守之明年吉安復陷遣四子擘校入閩求援而令季子稱升從李陳王起兵信豐爲贛州聲援贛破避之南田

明前汜水知縣胡定海起兵德興敗績死之

定海一作海定南昌舉人官汜水知縣致仕歸貧甚投徒德興海口之董氏董亦義俠也破家起兵金川定海爲之聯絡鄉勇泊

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犯我糧道乘

王師之退攻婺源殺我長吏聞

王師將進討徒步乞師於黃道周比歸海口已有兵戰敗被執

論殺首既殊而屍僵立不仆同死者爲揭新不知何許人

明德化　李含初起兵復德化瑞昌尋敗死

含初傾家起兵服山連破德化瑞昌

王師未進致討也未幾所部王拐子私款於九江守將余世忠

襲服山含初遇害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屏鄧士鳳

熊九鼎宗麻子五人

明德安　郭賢操起兵復德安遂復建昌尋被執

賢操連破建昌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當

事者方議撫釋勿殺明年四月集衆圖再舉我師偵得環
其廬焚之獨賢操跳而逸戊子金王之亂復投袂起爲我
九江守將所執殺之子七人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
時中流矢死三良鐸從烏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
生桂登魁胡戒登魁妻胡氏殉之
明瀘溪知縣張載述貢生魏一杜起兵拒守
王師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一杜縛光送鄭彩磔之與舊知縣
張載述畫策守瀘敗
王師於密潭
臣鼐曰同時樂平倪氏兄弟吉水王寵鄒氏叔姪事皆可
傳附志之倪大顯者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饒州推

官周損幣致之損敗歸督師黃道周道周敗從廣信曹大鎬王得仁之屠樂平也軍中聞大顯勇爭致之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大顯大顯斫僧應手頭落已闘者數重度不支抽刀自刎死大恢大登被執皆死王龍鄒文鼎與從子敬皆吉水人龍從劉同升起兵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爲

王師所獲龍詭降越日盡殺其伴即截其旗幟以行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爲本兵也出迎江滸龍遽起擒殺之連破二縣已而文鼎敬起兵龍與之合戰敗文鼎赴水死敬被執見殺龍復走脫樹一幟大書追勦王龍四字呼殺賊而去去既遠

王師始知其即龍也後金王歸明遍招之不得龍已入山死矣

辛未明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募兵江西以圖恢復

廷臣日請出關而鄭芝龍輒以餉絀爲辭會賜宴大臣芝龍自以侯爵欲位首輔上黃道周爭以祖制武職無班文臣右者終先道周由是文武不睦有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道周見芝龍無經畧志謂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關奏請以師相募兵江西多臣門生故吏必有肯効死力者且可進楊廷麟何騰蛟爲進取計遂率門生中書蔡春溶賴繼謹陳駿音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毛玉潔並子弟可千人以行有擾鋤棘矜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實不可應敵次于源賦責

躬詩曰天地何高深日月猶循環星宿陳其飲動靜恒無端舉翼不能翔而作醯雞觀大命一以至不能復研鑽鬼神欲告之翁吸近告難傷哉草木顏不得留朱顏至延平請餉芝龍斬之王不得已給空劄數百道道周親書劄付獎語得之者榮於誥敕又得百人

攷曰福州舉人陳金城家藏道周出師劄付其文曰欽命直省招征事宜聯絡恢復兩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爲出師事本閣部行師貴簡練明部務要十五人爲伍一人挑帶糧食兵器一人挑帶賚具一人挑帶帳幕被爲不宿民舍不穿城市違者重斬輕鼓不饒約一百入十人爲一陣游擊一員兩游擊屬一參相凡參相十員游擊二十員兵士三千六百五十人務要精壯曉暢勳遵法令參相二員屬一主事務大小相承情法相資不得偏執已見致生乖異令以風雲雷雨虎豹熊羆龍象爲號每號塡補參相一員游擊二員兵士三百六十人進得洪京榜合補象字號督等陣士務要整齊肅辦不得參差遇查點失伍及違令者斬鼓不饒俟功成日一體題請封賞壓賚此劄隆武元

年拾月拾伍日給又另行親筆硃書曰洪京傍久歛覺片
屢領英矛近以勸進加恩准貢乃願就我行共圖敵僞東
山雨雪曉其在懷板屋溫如何能不思已經題請授中書
舍人仍著兼監耗推官前去招募以終前業功成陞敘曉
爾衣袍剳付試中書舍人洪京榜龍溪縣學廩生金城嘗
攜之至京夠同人題跋非特𥊝寶存此見當日軍中法令
大槪進師建甯遣通楊廷麟萬元吉爲聲勢尋有以外交諸
藩飛語聞者王遣使馳示道周自陳疏曰臣田無一畝君
止一椽幸以是見憫於主上見信於親友然不能以是見
諒於犬豕豺狼臣行年六十無險心酖語爲凶人所仇無
奇功異能爲要人所嫉獨恃一片肝腸爲高皇列宗與天
下黎獻共對白日耳臣雖庸下遭逢陛下魚水相期一月
之內四疏乞師至若子弟募義勦王雖天性使然亦恐臣
孤身隻手蹈身絕域每一相見涕泗漣洳遐别潯君未收

毒水四下臣兵自延過甯渴而谷飲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隊之士呼半不起遂損去健將陳伯與念其雄著十射九破千觔之力盡於盆水四顧環堵何能不哀今稍平復遂相對勸臣出關嗚乎此亦臣子也顧曾受朝廷之寵眷而揔憤至此今在廷諸臣不滌腸剖胸誓同分膽共薪而淪淪訿訿望影射沙欲何爲者陛下不屑爲昭烈豈亦不屑爲孔明陛下不屑爲宋高宗臣亦不屑爲李伯紀取法不高則庸佞狎來視人太卑則奸豪四至古今讒賊偏中於高明近代人才沈淪於苟賤惟陛下垂睿王覽表手劄慰之遂出崇安分水關甯化諸生李世熊上書道周曰竊惟國運絶續之交天人傾定之際賴祖宗神靈名世挺生

雖創不甚如立冰上內則百寮瞻其風裁外則敵仇覘其
舉措下則草澤英雄察其氣勢以赴風雲夫以師相鬬望
之隆天地祖宗付託之重意必啓沃德心定謀帷幄俟規
模粗定然後聲鬬不庭耳乃頓徹坐論之席縶囚秉鉞而
出遠近聳愕以爲廟算宏深非可臆測不肖則幸災之人
耳見不出里巷就里巷事例之譬諸家新破田宅半割於
巨豪區區刓宅僅存者苟且盤據垣牆之繆綢未盡固義
從之服役未盡力水旱之儲蓄未盡裕爲家督者置此不
問囂然與巨豪叛族詰責伎沒之餘達不亦輕遽失序乎
幼讀書見諸葛亮自比管樂仲學術備見管子書勿論若
樂毅則亦謹慎好謀之人而已其爲燕圖齊不敢圖齊也

必曰與天下圖之且不敢曰與天下圖之必曰徑於結趙又不敢恃趙而别使楚魏以淮宋地委之於是五國合而齊舉矣其愼密也如是若諸葛之出師亦未敢出師也必曰南方已定甲兵已足乃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卽如是又必付託得人宮中之事悉咨郭攸之費禕董允等謂必能裨補闕漏也營中之事悉咨向寵謂必能和穆行陣也將相分任宮府肅固諸葛乃可拜表行矣先生之旗指江右而殺不返顧也宮中有郭費董否營中有向寵否外有趙魏韓楚之夾助否若不然者直若家督詼見在之貲產不治而先責問未必可復之貲產也夫人之敢於作逆據主人之貲產而公然與爲抗且眈眈欲併主人之餘貲而得

之彼亦自有作逆之才具氣勢也家督誠欲一朝翦除之非才具氣勢倍於作逆者不勝乃今所聞大可異也先生之行也召募市人纔三千耳餉不給於國帑而資於門生故友之捐助此一時之義激慷慨耳朝廷纔給空名劄百十道以爲行餉兵事歲月未可解義助能歲月佽輸乎空劄可當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馬飽騰人人致命三千未敎之卒可枝拄諸道分進數十萬方張之寇乎今夫尋丈之艇八翼之楫雖有狂飈怒濤每凌而渡之嘗試置滄溟之濱洪濤如山浪及而艇化漚沫矣長河之決也摧城郭蕩山陵呼吸改天日僅僅投璧馬負石束薪祈禱而鬭之庸有濟乎或且積精誠稱天命晉笏鞠躬以身試其衝委

命而職河伯則近愚矣設若有濟則是宋襄之仁義誠有
效而孝經之退賊果可必也徐夫人匕首以試人血濡縷
立死若以薄拳桂石非折則缺可立見矣古之猛鷙莫如
秦善用兵莫如王翦其破楚也必六十萬以至仁伐至不
仁莫如周武與商辛周師之興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古者一車之卒百計人當三萬矣千百夫之長不在是而
尚有友邦冢君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爲羽翼其用衆如
此今敵衆數十萬氣勢非但楚也而吾不及周師者十之
一謂永勝閣總之師足策應乎侍國吉虎之師可牽掣乎
是數者非同心同德難語於羌髳微濮人不待智者決也
徒以孑然一軍欲爲王翦吕尚周武所不能爲之事此天

下所共惑矣今夫閩關之外皆豺狼所曾蹂踐而榛蕪之區也誓師出關事有進而無退苟進無破竹之勢退安所得磐石之基不幾進退無據乎則何不暫駐關內近爲永勝閩總之綰轂遠爲魯國吉虔之表裏既可招募建撫流散之兵訓練以實行伍亦可收拾附近荒蕪之地耕屯以充行餉信使往來諸軍如指臂並運急緩相需庶幾氣勢完整合力以攻所必爭乎此固尋常所共及或秘畧不必出此則不敢知若謂明德雖衰天命未改名世聲靈久被遐陬人心之思漢可用至誠之動物有徵或不戰而屈或困壘而降亦古來嘗或一有之事斯固愚蒙所未能信而先生亦決不邀此倖也（攷曰見李世熊寒支集）

徐鼒曰特書之卽書史可法治兵揚州以圖中原之例也然則道周之出師無可議乎當日天下大勢十去八九爲閩疆君臣者惟有保境息民繕兵積穀聯絡楚豫江上之師以覘釁而動庶乎其有當也而乃以新募不教之兵當百戰百勝之敵驅羣羊而鬭猛虎搶枋雀以逐蒼鷹慮材而言不亡何待況乎文武不和糧餉不給參商訌於朝右庚癸呼於首山其於安內攘外先後緩急之序又倒置焉然則何嘉乎爾天命已去人謀胡賊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是武鄉信國之所以盡臣節也嘉其志悲其遇固不必苛其才與功哉三復李生書眞先生之諍友也

大清兵克華陽山寨明前山東巡撫邱祖德等死之
王師破山寨獲祖德父子送南京不屈磔死事聞贈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
我
大清兵克稽亭山寨明諸生麻三衡等死之
三衡被獲賦絕命詩殺於南京吳太平等七家皆死
明封宗室盛瀝為瑞昌王授都司方明等官有差
屯田都司方明字開之起兵據廣德迎盛瀝入其軍號召
義旅連破孝豐臨安甯國等縣聲勢頗振事聞封盛瀝為
瑞昌王授明等官有差無何降將張天祿自徽州還師明
不能禦棄營走浙東有潘文煥者鎮江人匿瑞昌王於茅

山民舍其部曲壽正赴京口習弓矢事覺遂殺瑞昌王設東華錄載是年八月洪承疇奏擒瑞昌王朱誼泐斬之不知盛澂何又名誼泐也文煥見壽正切齒罵曰吾死何足惜王能一日在則人心未散以子乃壞吾大計奮然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之後世有頌述焉不然一老嫗也誰復知械至金陵不屈死一女亦不食死明還長興爲防將郭虎所執一小卒指之曰此方明也遂斬之攷日此於月日無攷姑以事次之

是月獻賊屠明成都龍安兩府屬州縣賊與僞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勦成龍所屬州邑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或不忍行刑多自經於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向酒家索醉飲死酒家一

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就割剝無或免者

獻賊遣其黨屠明邛州

劉文秀復至邛取遺民萬餘家悉屠之又殺僧道千人於是行盡剿法立搜山望烟等頭目匿崖谷者火薰之邛蒲二百里蕩爲血肉之場

獻賊遣其黨屠明丹棱

文秀踞丹稜將驅城中人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每數十爲一羣擁至江陵崗殲爲淺剗扎門山爲教塲操兵三月而去

獻賊遣其黨入明洪雅義民余飛破之於花溪

庠生祝錢之子婦楊氏二陳氏甯氏王氏及少女祝氏避亂山中爲賊所劫六氏拜別父母俱投水死花溪去縣四十里背枕飛仙關面阻青衣水飛伏壯士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誘之賊遂入隘中伏發不得出截殺幾二千人賊大沮喪沿江遁

明千總周鼎昌大破獻賊於南安鎮

賊由青衣江下夾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閣部王應熊檄率衆拒守豎木爲城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爲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水中腰鐮斷橋賊沈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麾之賊大敗盡喪所掠奔還成都

獻賊大殺成都居民

賊惡蜀人之叛已也詐其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上帝命勦絶蜀人違者譴不細因聯百姓十人爲一縛驅至中園盡殺之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冪其關竅召諸醫鍼之一穴差者立死太慈寺僧近千人因藏一宗室闔寺俱斬一日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方舉刃迅雷擊舉者三獻忠怒指天詬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乃以雷嚇我邪礮還擊者三是日屍骸激水橋爲之折

八月乙酉明頒祖訓於廷臣

頒祖訓五十七條於閣部科道大學士林欲楫率諸臣表謝

明鄭芝龍陳戰守事宜

時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俱芝之龍為政集廷臣議戰守自仙霞關外宜守者百七十處應設守若干其戰兵以今冬簡練明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右計兵二十餘萬合閩粵餉不支一年乃請於兩稅正供內米一石預借銀一兩令羣臣捐俸紳士輸助察州縣歷年積穀銀兩未解者悉催赴行在官吏督徵急迫閭里騷然從戶部侍郎李長蒨之請廣開事例於是廝養隸卒皆得給劄投官其黠者軒蓋僕役鞭撻里鄰晉江令金某嘗涖訟兩造稱官職立而語不服則互毆於庭時謠曰敵兵如蟹遲遲其來識者知其必敗也

明靖江王亨嘉僭號於桂林執廣西巡撫瞿式耜幽之

靖江王者太祖嫡兄南昌王興隆之裔也攷曰本明史世表諸王列傳南畧以為太祖甥朱文正裔大誤興隆子文正從太祖有功未封卒其子守謙始封靖江王亨嘉以庶子襲封其嫡嗣借宗人疏訐之歷天啓崇禎兩朝獄未具亨嘉厚賂朝貴以故輒直亨嘉而下訐者於獄宏光元年二月亨嘉表賀登極因劾奏永金連三州皆為土賊所據撫按匿不以聞及南都失守亨嘉遂睥睨神器以其黨總兵楊國威為大將軍推官顧奕為吏科給事中推署僚佐有差檄廣西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自稱監國隆武詔至不受舉兵將東撫臣瞿式耜之任抵梧州移書責之曰兩京繼覆大統懸於一髮豪傑睥睨逐鹿鬭詔旣頒何可自興內難為漁人利移書總制丁魁楚為之備而陰檄思

恩參將陳邦傅防梧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謁者促式耜入朝式耜曰王也而朝禮也謁者曰易朝服式耜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禮也一日逕式耜語挾之登小艇指揮曹斗持刀加頸索勅印拽過數舟數仆數起式耜坐稍定曰敕印可刀求邪我開府重臣若欲爲帝會盧陛之漁戶不若矣亨嘉既不獲敕印而魁楚兵且至乃挾式耜上桂林塞其艙竇不令見人至則閉之王邸式耜日凝坐不與邸人語進之食亦不食初式耜知亨嘉之必亂也遣標官徐高察動靜高幼子得出入宮中進饘粥焉高於永歷四年殉桂林之難

明吳易孫兆奎討浙寇李九成誅之

浙東人李九成者假名建義以戰艦千艘宵晝劫掠兆奎與易密謀殲之僞爲結好以弛其備約期兩軍合營或以大敵方強不宜自蒴羽翼兆奎曰不然今日之事正如寸刃剸鯨空拳搏虎所恃以號令人衆者惟此區區之信義耳若縱彼焚掠則所在之民誰非寇仇是敵未至而先自敗矣八月七日遣驍將許某統十三艘往討先有黑氣如長堤直撲李營而隕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未幾復大霧咫尺不相覩李營之衆以爲吳軍來合營也俄而礮聲大起吳四集遂大潰九成就縛斬之所俘婦女皆遣還時起事諸人多驕暴爲民害惟易兆奎整戢卒戒侵掠衆願效命

攷日本蒞世
隸酉戌雜記

降將李成棟以我

天清兵克松江明在籍兵部右侍郎沈猶龍等死之

初吳淞水師提督吳志葵自海入江總兵黃蜚亦擁千艘由無錫來會共結水寨於泖湖與城中相犄角是月初旬

王師以輕舟截春申浦大戰乘風縱火烟焰蔽天二將舟重不能運水師多死皆被執降紳董廷對謀內應事覺郡人磔之已有假黃蜚兵號者突至猶龍以為信開門納之有紅巾抹首隨之入俄而巾脫皆髮辮也眾驚呼曰城破矣守兵皆潰猶龍出東門中流矢死於濠李待問死於織染局初待問夢袍服間有字曰天孫織錦以為巾翰兆也至是竟驗章簡守南門不屈死同時殉難者華亭教諭眭明永

丹陽人題詩明倫堂自縊死郡人尚寶司丞徐念祖及妻張氏妾陸氏李氏俱投繯死衣工陸厚元積薪於門語其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舉火與妻子女皆焚死有舉人傅凝之者參志葵軍春申浦之敗與諸生戴泓赴水死

庚寅明命肅鹵伯黃斌卿鎭舟山

舟山四面皆海昔越王句踐欲居夫差於甬東卽其地也元爲昌國州明倂入甯波之定海縣設參將一員以鎭之崇禎間黃斌卿爲其地參將斌卿號虎癡福建興化衞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有妓劉氏助之貲得以恩例授把總自參將陞江北總兵南都亡遁歸閩閩中立附表勸進並言舟山爲海外巨鎭番船往來饒魚鹽之利西

達越郡北繞長江進取之地也王善之封爲肅鹵伯賜劍

印屯舟山得便宜行事

徐鼒曰特書之爲舟山立國張本也

壬辰明冊妃曾氏爲皇后

妃南陽人諸生曾文彥女崇禎五年王襲位年已三十有一妃年十九選入宮頗知書禮任內政王安置鳳陽高牆中奄人不得賄以石墩鎖之病瀕死妃恐醫藥有詐禱於天自刲股肉進之王愈後始聞遂更相憐愛南都覆妃勸王爲自立計至是冊爲后封文彥爲吉水伯命婦入朝於太和殿僉有所賚妃頗與外政章奏多所參駁王臨朝則垂簾共聽斷都御史張肯堂曰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德

助成王業然皆宮闈之中黙相贊助垂簾則非聖世所宜妃大恚肯堂以是見疏攷曰按命婦朝於大和殿非遙冊無疑而南署則謂妃以十月迎入官何舛也南署又謂后至大興工作庖匯之屬用黃金開織造府后下體皆織龍鳳云云

癸巳明郊祀上帝於南郊鄭芝龍鄭鴻逵稱疾不從戶部尚書何楷劾之

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勳臣不陪祀無人臣禮宜正其辜王奬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自知不爲二鄭所容請告去中途遇盜截一耳或曰芝龍部將楊耿爲之也後漳州破楷抑鬱卒所著有周易訂詁他說經書不傳

明行保甲法於天興府

明定錦衣衛軍制

設中前後左右五所每百戶爲一威所入威所爲一禁軍

明鄭鴻逵引兵出浙東鄭彩引兵出江西尋引還

芝龍知衆論不平不出關無以弭衆乃請以鴻逵爲大元帥率周鶴芝張明振楊濟時陳秀郭曦陳霸鄭陞等領兵諸葛倬等爲監軍道出仙霞關向嚴衢以應張國維方國安浙東之師以彩爲副元帥率施天福鄭聯鄭斌張進朱壽劉全江美鼇等領兵張家玉爲監軍道出五福杉關以合江撫楊廷麟楚撫何騰蛟之師既出關託候餉王楙催孔亟不應鴻逵慮有上書言事者嚴禁仙霞關儒生出入彩行百里而還稱餉缺留如故攷曰臺灣外紀云陳秀海澄人後獻仙霞關投誠封

武功伯陳霸南安石井人

入粤東授誠封忠勇侯

明魯張國維復於潛

國維既連克富陽於潛樹木城於緣江要害聯合國安及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疏請於魯王曰克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擣虛人無接應之暇此為勝算必聯諸帥之心為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為一人之功罪監國賜上方劍總統諸軍

明監國魯王以田仰為東閣大學士

仰從海道至浙東乃有是命

明監國魯王賜行人張煌言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典制誥

煌言字元箸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壬午舉於鄉父圭章刑

部員外郎母趙氏感異夢生神骨淸頴豪邁不羈能文章善騎射崇禎帝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三發三中錢肅樂檄會諸鄉老煌言獨先至肅樂且喜且泣遣之台州迎魯王授行人至是賜進士加編修典制誥徐鼒曰煌言搁存危難之間孤忠偉績有光浙東者也故書以嘉之

我

大淸兵克峽江明守將鄧武泰死之進克袁州同知攝府事李時興死之

武泰初與白之裔扼峽江以防袁吉我前營將劉一鵬來攻之裔叛降武泰死之乘勝薄袁州守臣李時興祈淸舉

人由知縣歷袁州同知攝行府事與士民悉力拒守已而守將蒲纓戰潰湖廣援兵黃朝宣等亦謀歸知事不可爲乃自縊於萍鄉官舍一僕殉之

我
大清兵取吉安遂取萬安殺昕巡撫曠昭知縣梁于涘死之

王師由吉安長驅入萬安昭被執不屈死（攷曰本粵游見聞郵謚攷）知縣梁于涘被執繫南昌獄者五十有三日羣植欲官之客有來賀者于涘曰死我者可賀而不可弔官我者可弔而不可賀死者形立官者神滅吾豈以神易形哉九月十三日作絶命詞自縊死于涘字飲先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攷曰本稗史按繫獄五十三日以九月十三日死計城昭當在七月中何也而明史則云八月勦將白之裔入萬安江西巡撫）

瞻昭被執于溪死之疑有誤

臣鼒曰昭亦抗節者何以別白書之死者死所守也昭不能死於省城之亡旣奔臨江萬安又不聞起兵抗拒身被俘因君子以爲失所守矣巡撫知縣官有大小而責任亦隨之烏乎同

明吏部主事曾亨應被執於臨川不屈死之

亨應起兵應益藩及潰而匿於臨川汀贛之間有峒賊蕭陞閭總者自分四營其前左營最強張安者左營之一也驍勇善戰有歸正意永寧王自寧都出招之先一日蕭閭夢紅日臨其門翌日而永寧至以爲吉徵合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進賢屢戰皆捷是時羅川王亦與艾命

新招軍貴東安仁間有衆數萬永甯王以嗣兵與之合寓書亨應請爲東道主亨應喜募卒數百與相犄角一日方置酒宴客王得仁偵知之潛從祇家渡濟師倉卒不支亨應走避石室從弟某恨其賈禍指穴出之遂與長子鈞俱被執得仁解其縛揖之曰公義士也時不可爲盍隨世以就功名乎亨應不答撾數十詢之如前懸諸樹間射之終不屈遂被戮鈞亦死之家族罹刃者二十人部下駢死三百人村里爲墟弟和應既奉父入福州州失避之肇慶肇慶失乃拜辭其父投井死同邑舉人王爾乾諸生湯仲發皆以舉兵事露受刑最酷仲發顯祖孫也後嗣兵與羅川王兵鬭羅川王中流矢死永甯王亦以糧絕棄進賢之撫

州復之建昌得仁追獲殺之

明把總吳之蕃起兵謀復嘉定不克死之

初李成棟至吳淞武舉馮嘉猷獻遠近地形圖及攻圍守禦之法成棟以嘉猷署吳淞總鎮事陞營把總吳之蕃首父斗南於崇禎時以討流賊死之蕃嘗自謂忠孝之門閱部下百戶降怒曰奴輩皆世職降何易也俟大明兵得汝定鑿汝筋抽汝骨也於是月十六日起兵至吳項橋登岸嘉猷謂老營兵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有不利我與汝皆碎首矣遣人焚之蕃舟之蕃衆多烏合見火起遂潰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不瞑矣挺槍欲赴鬬居

民汪三者誘之同行推墮水遂被擒嘉猷陳鼓吹羊酒犒得勝軍縛之蕃罵曰汝吳淞牧兒何敢作此事之蕃大矣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遂被殺攷日本嘉定屠城紀畧

辛丑我

大清兵克江陰明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等死之

應元偉軀幹性嚴毅號令明肅犯者不少貸然輕財與中貲輒逾格傷者親爲裹創死則酹酒哭之明遇以寬厚稱毀家徇義譆撫循往往流涕相勞苦士故樂爲之死李成棟既破松江率所部十四萬至驅降將吳志葵黃蜚至城下隊說利害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

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使善謳者曼聲歌之其聲淒婉北兵聞之皆泣下既知城中無降意攻益急礮聲徹晝夜應元慷慨登埤意氣自若是日大雨如注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遂陷應元巷戰所當披靡投河不死遂被執劉良佐持之泣應元曰死耳何泣爲見貝勒不跪一卒槍刺之脛折踣地擁入棲霞禪院夜半僧聞大聲呼速斫我者再已乃寂明遇搏戰被殺手握刀僵立不仆用德於前數日驅妻子盡室焚死訓導金壇馮厚敦字培卿自縊於明倫堂妻王氏與其孀妹結衽投水死邑人兵部主事沈鼎科字鉉臣崇禎辛未進士自縊死中書舍人戚勳字伯屏

視妻女子婦投繯畢北面再拜自焚死流寓則武進舉人夏維新諸生呂九韶王華皆自刎死踰月有歸 者不知何許人入城自擲死凡攻守八十一日竟無一人降者而

大兵之死者亦七萬五千有奇閻中聞報王泣曰吾家子孫遇江陰人雖三尺童子亦當加敬也城中屍骸枕藉街巷池井皆滿薰臭不可近有一女子題詩城牆曰寄語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攷曰黃晞鄧子湘諸人記江陰城守事云 王師二十萬死城下者六萬七千名王騎將不與焉溼今邑人相傳有三王八將皆死城下之語考是時南征貝勒一爲勒克托渾一爲博托一爲貝子屯齊後皆立功閩楚北剿大同進封順承郡王端重親王其餘劉良佐李成棟以下無一死於江陰城下之人若異姓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之死楚粵則實延奕世載在史傳何得佚其姓氏文士鋪張快其筆舌盡信武成之策遂成演義之談今並削之女子題詩見袁枚隨園詩話

我

大清兵克金山衛明指揮侯承祖死之

承祖字懷玉世襲金山衛指揮之職松江兵起以兵往願襄事吳志葵忌之阻其謀承祖恚曰然則府城聽之總戎承祖以金山爲存亡耳遂拂袖歸與子世祿治兵嚴禦未幾松江破

王師進攻金山承祖坐睥睨間親冒矢石緣城上者手刃之屢進屢卻久不能拔既而李成棟克江陰還師來助有內應者啓水門以入承祖率世祿親兵巷戰身受四十矢力盡被獲罵成棟不絕口見殺世祿亦被執說之降曰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勳子孫不替世祿二百八十年今日不當一

死報國哉至文廟前曰此吾死所再拜飲刃死攷曰明史南疆繹史諸書皆云侯承祖無異詞後閻傢廷敬午亭文集廖氏傳云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銘鑛以事戍金山子孫世襲指揮千戶末年有某値

清兵南伐堅守不下積屍與城堞等兵乃躍上猶手格數人與其長子某皆自刎死所敘事迹畧同而名不著按世祿云吾家自始祖以開國勳云云明史開國功臣無侯姓人當是廖姓誤作侯者永忠本侯爵或因廖侯子孫云云而誤也存之俟攷

明中書舍人盧象觀葛麟總兵毛重泰陳坦公與

大清兵戰於太湖敗績皆死之

麟丹陽人與象觀同舉於鄉有膂力能開數石弓宏光中巡撫祁彪佳薦其才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逵協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江北皆不報京口破走海上佐總兵吳志葵起兵攻復青浦志葵見擒潰卒推麟爲帥時郎

中王期昇奉通城王盛澂立寨太湖之西山因與之合未
幾象觀亦至軍遂敗期昇性貪剽掠民苦之引
王師焚其舟期昇遁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衝之手擲
長矛奮力戰所當披靡連殪百八於湖
天兵耳其名謀曰長而肥者爲中書也萬箭注之麟揮矛如風
箭悉墮水乃更以火攻舟焦始自沈象觀拜其衆曰我兄
弟受國恩無以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躍入水死先鋒毛
毫奈陳坦公皆死之

明吳易孫兆奎敗績於長白蕩兆奎死之
我總兵李遇春率兵五十四艘自平望至白龍橋列陣三
十里易與兆奎會沈自炳自駉之軍破走之已而提督吳

勝兆敗盧象觀葛麟遂引兵追易兆奎率銳卒伏蘆葦中蔓殺我兵甚衆易衆釃酒相賀俄勝兆合四郡兵至石橋橋斷港汊易軍無見糧營中震慴勸兆奎走海兆奎曰今四圍皆兵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濟我將橫屍水上遂以身許國之志豈能竄海苟活邪黎明

王師八面環攻時陰雨連旬衆礮礮不震持弓弓弦解兆奎往來督戰自寅至午

王師益衆易兵內潰自相殺易與驍騎數人潰圍南走父承緒妻沈及女皆投水死華京吳旦趙汝珪與自炳自駉皆戰死一軍盡殲兆奎兵敗將走慮易妻女被辱視其赴水然後行遂爲追者所獲械至江甯見洪承疇大言曰崇禎時

有一洪承疇昔先帝親祭哭之今而又一洪承疇爲一人
邪兩人邪承疇曰咄偷自爲一人事可耳驅出斬之
明魏國公徐宏基謀起兵不克及其子文爵皆死之
宏基字紹公中山王達之後世襲魏國公守備南京宏光
帝立預翊戴功既與馬阮忤乞休以子允爵嗣職率妻奴
投吳江袁進士世奇家避蹟焉鄉紳多從之勸作匡復計
宏基樹幟募鄉勇千數百人按戶出貲助餉有陸醇儒者
雄於財其弟某偕客過莊舍宏基邀致之抑之跪勒之書
餉某堅弗承縶諸暗厰困苦之客脫歸以告醇儒時總兵
黃蜚潰降部將田勝嘉收餘衆出沒泖湖間專事剽敓醇
儒具厚幣乞援復糾亡命三百人乘夜發難登世奇居劫

其弟出乃集衆進攻袁徐兩姓家屬及避兵諸紳悉被戮而沈屍於湖宏基挺矛奪門出投分湖葉氏葉懼禍縛而致諸陸陸趣軍士叢槍斃之其子文爵年十五登屋發三矢殪三人被執亦叢箭死後乘歷帝聞宏基之倡義被害也賜諡壯武攷曰明史徐達傳附載宏基卒諡壯武子文爵嗣蓋誤以乞休爲卒粵中賜諡爲南都事又誤以襲爵之允爵爲文爵也文爵時方年十五宏基豈能乞休令嗣職乎允爵降於南都亡時

明總兵李某任源遂吳福之徐安遠兵潰皆死之

吳易既敗源遂軍亦潰李某自刎死源遂被執至溧陽官命之跪源遂曰君非明臣邪見我不愧死而欲屈我乎曰子年少姑待之源遂曰汝惟有待故至此我何待速死耳福之書絕命辭於衣襟閒投湖死安遠亦以不屈被殺妻

楊氏妾蕙香殉之

明廣西巡撫瞿式耜以參將陳邦傳中軍官焦璉討亨嘉擒之檻送福州

初式耜以隆武之立也非序不勸進夫人邵氏在幽所日夜哭因遣家人齎疏間道至福州賀即位並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游嶺表失則豫無所憑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為矣臣式耜朝以死則粵中夕以亡豈惟一省之憂因陳亨嘉有必敗狀王大喜會丁魁楚遣陳邦傳討亨嘉亨嘉與戰而敗返桂林餽式耜衣服飲食瞑目不應乃送式耜於距城五里之劉仙岩而以王符調狼兵不應邦傳攻之急乃復迓式耜入返其敕印時城守中軍官焦璉為揚

國威旗鼓而密輸款於式耜式耜密遣璉夜縋城入邦傅營役縋邦傅入擒亨嘉並國威顧奕等械送福州璉字國器山西人絶有力獻賊之陷楚也縶桂王由榔於道州璉踰城入獄破械負王登城手短兵一躍下輕捷如飛賊疑怪不敢逼遂亟趨渡河以免桂王德之以功受封事見後

徐鼒曰能左右之曰以身在幽囚而能結豪傑定禍變其忠信可涉險而其智慮亦足濟艱矣曰以者嘉之也

獻賊陷明樂用寨

樂用寨本蘭州耆崇明故地耆氏滅改屬永甯衛寨有山最高名經厓囤可屯萬人守將羅從義以五千人駐之賊將孫可望圍之數月不能克乃遣人往說之既降誘而坑

之（攷曰本張獻忠亂蜀始末）

九月甲寅我

大清豫親王多鐸以明福王由崧歸於京師

江南既定豫王以由崧與北來太子北旋闖中上由崧尊號曰聖安皇帝浙東魯王上號曰赧皇帝明年五月與諸王偕洊同見殺粵中桂王立上謚曰安宗簡皇帝（攷曰參江南聞見錄聖安本紀又南畧云宮女宋蕙湘者金陵人途次題壁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颭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箜篌引幾度穹廬伴暮笳）

明總督何騰蛟巡撫堵允錫受闖賊餘黨降

允錫字仲緘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遷郎中授長沙知府山賊掠安化甯鄉允錫督鄉兵破滅之

又殺醴陵賊渠遂以知兵名南都授湖廣參政分守武昌黃州漢陽左良玉之稱兵犯闕也總督何騰蛟奔長沙令允錫攝巡撫事駐常德李自成既死其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衆無主議歸騰蛟率衆四五萬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來歸也懼甚攝湖南巡撫傅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偕參謀吳愉指揮俞一麟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洶洶監軍章曠請於騰蛟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之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之酒二人不交一言相與痛飲賊問來意二人曰督師以湘陰褊小不足以容大軍請即移長沙因

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永保富貴搖旂喜隨二人至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懽牛酒犒其從者命大將張先璧以卒三萬馳射旌旗蔽天搖旂等大悅招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十餘萬聲威大振未幾自成後妻高氏與其弟一功從子李錦擁衆數十萬逼常德允錫議撫之會騰蛟馳檄至乃躬入其營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金銀器皆踴躍拜謝乃卽軍中宴之導以忠孝大義高氏語錦曰汝願爲無賴賊抑願爲大將邪錦曰何謂也曰爲賊無論旣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騰蛟偶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恭高氏大悅復語錦曰汝不可負何堵兩公也別

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歸騰蛟以聞王大喜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仍督楚師規取兩江進允錫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制高氏軍授錦御營前部左軍一功右軍並掛龍虎將軍印封列侯賜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他部封賞有差號其營曰忠貞封高氏貞義夫人賜珠冠綵幣命有司建坊題曰淑贊中興加獎其王允錫遂與赤心等深相結倚以自強然赤心背疏猶稱自成先帝高氏太后允錫不能止也是時降卒既衆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副將黃朝宣張先璧爲總兵官與劉承允赤心郝永忠宗第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也永忠

郎搖旂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巡按劉熙祚中軍徐啓良

王舊將也攷曰吳愉俞一鱗見沅湘舊集

明楊廷麟劉同升復萬安遂復吉安臨江表請唐王移駐贛州加廷麟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尋擢同升兵部左侍郎巡撫江西

時有粵東兵入衞過贛廷麟疏留之鄉官王其宏劉明保趙日諏等各率家丁齎糧相從幾二萬人號曰忠誠社九月

王師屯泰和明副將徐必達戰敗廷麟與同升乘虛復萬安縣抵泰和復吉安全郡又復臨江累疏以偏安海內爲非計請王移駐贛州贛居山川上游豫不能仰面攻且左楚右

浙閩背爲粤東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傑知朝廷有恢
復大計也鄭芝龍阻之不果行王進廷麟兵部尙書兼東
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召贛撫李永茂爲兵部右侍郎以張
朝綖代之尋召朝綖還而以同升代之旣廷麟敗於樟樹
鎭乃棄臨江退守吉安
我
大清兵克涇縣明尹民興走閩中趙初浣死之
尹民興善謀吳漢超善戰
王師攻之多損傷謂不亞於江陰也城破初浣被殺漢超匿華
陽山中民興走入閩授兵部郎中行御史事閩亡卒於家
我

大清兵克績溪明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金聲等死之

聲起兵後拜表閩中　王命中書童赤心授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總督南直軍務聲刊布詔書曰使南中知閩地之有主也遂拔旌德甯國諸縣

王師攻績溪江天一登陴守禦間出迎戰殺傷相當已而邱祖德尹民興等多敗死降將張天祿以少騎牽制天一於績溪間道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是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黃澍詐稱援兵聲見其著故衣冠而髮未薙也信之城遂破聲被擒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弟執吾去勿殘民揮天一去曰君有老母不可死天一歸拜其祖母母及家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使公獨死也追及之大呼曰我金翰

林參軍江天一也遂並執至南京諸大傑欽其名欲降之館而加禮聲呼洪承疇字曰亨九豈有受恩如亨九而甘心降敵者天一復朗誦莊烈帝諭祭文承疇咄曰此老火性未除臨刑復遣人與耳語天一呼曰先生千秋在一刻也聲撚鬚仰面飲刃死同時死者自天一外有姜孟卿陳縱遇（攷曰繹史作際遇）吳國楨余元英先後被執不屈死者副將羅騰蛟閔士英都司汪以玉諸生項遠洪士魁其可紀者也僧海明聞聲死市棺抱屍而斂呵阻之不爲動載棺歸蕪湖有閩人蕭倫者賈客也見棺惡泫然曰此豈足斂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此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孟卿諸人亦皆改棺題銘不能歸柩者買地葬之爲事聞贈

聲禮部尚書謚文毅天一禮部主事

臣鼐曰金文毅平時遇絶壁下臨無底輒注目俯視足三分出外觀者股栗曰吾鍊吾心耳或議其臨難遯回者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耶

我

大清兵克徽州明推官温璜死之

璜初從家屬於淪杭郡禁諸吏不得通私問既聞金聲敗方嚴兵登埤而黄澍已獻城矣將自刎吏持之乃歸郡舍語妻茅氏以同死夜將闌匿幼子於别室呼長女寶德起女年十四方熟睡問何爲曰死爾女卽延頸就刃茅氏整衣卧璜刀截其喉有頃茅氏呼曰未也再刃乃絶璜自刎

不殊居人舁之至幕府不語不食越五日自抉其喉死

明池州推官吳應箕兵敗被執死之

金聲之擢都御史也承制署應箕池州推官監紀軍事未幾聲敗

王師過應箕衆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與官兵偕輒踞上坐衆亦敬其名不加害將戮之市應箕曰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邪伸頸謂縱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無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就刑處至今血跡猶存

明廣德太學生吳源長兵人裘君量起兵復州城進兵湖州敗死

源長舉兵梭子山與君量等鳩衆攻破廣德城至湖州戰敗被執俱死之

明鹽城都司酆某生員司石磐起兵不克死之

鄉兵既潰被執至淮安見大吏挺立不跪酆欲脫石磐於死乃曰此儒生吾劫之爲書記者石磐大呼曰公言何謬吾實首事奈何諱之下獄六十餘日狂歌痛飲詬詈不輟皆伏法

徐鼒曰有曰謀起兵不克死者有曰起兵不克死者別白書之何謀起兵者謀未成也起兵者兵已起也

明溧陽副將錢國華生員謝琢（攷曰明史作謝球按琢字石攻作球誤）起兵不克死之

琢兵偽奉鼎新子也與國華同日起兵士卒欲取餉民間琢毀家應之不繼而潰被執命輸貲曰我大明諸生豈以貨活哉乃飲刃死國華遙奉宗室瑞昌王者兵敗至對埠見殺攷曰本繹史據東華錄瑞昌王於順治三年正月攻南京其起兵當在乙酉秋也

明淮安民人王翹林繆鼎吉繆鼎言等奉新昌王起兵雲台山復鹽城興化二縣戰敗鼎吉鼎言死之攷曰按世表有二新昌王一爲慶王宗支於天順三年國除一爲德王宗支有載堉者於萬歷中襲封此其載堉歟

翹林等奉新昌王攻克鹽城興化鼎吉鼎言以其徒應之鼎吉兄弟東場鹽丁也絶有力與

王師戰鼎言持長矛掠陣鋒不可當以叢箭死鼎吉復糾衆攻城屢有斬獲衝其營不爲動飢不得食始被禽大帥愛其

勇欲釋之不屈死新昌王亦被殺於淮南*攷日月謝啓以下皆是年秋事其日月不可攷當係之九月*

明召在籍吏部主事夏允彝為翰林院侍讀兼給事中未受

命卒

允彝字彝仲號瑗公松江華亭人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屬文名重海內崇禎丁丑成進士授長樂知縣吏部尚書鄭三俊薦天下廉能知縣七人允彝為首大臣方岳貢等亦力稱之將特擢丁母憂歸北都亡毀家起義走謁尚書史可法謀興復宏光帝立乃還是年五月擢吏部考功主事疏請終制馬阮重其名屢招之服闋猶不起而御史徐復陽者故逆案中人希馬阮意劾允彝與其同官文德

贇居喪授職以兩人皆東林也而兩人實未之官無可罪吏部尚書張捷遽議罷秩調用時論爲之不平八月我

大清安撫官入郡允彝徘徊山澤間欲有所爲乃投之書曰

大清革命萬物惟新故明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顧有一言爲

盛朝陳之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台還而以授宋高即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者誠以南土庳溼多疫海險江深毒蛇匝地聚螽若雷嘔吐霍亂以時而發凡同居中國北人吏於南者猶以爲病況自塞外來耶昔蒙古之爲南吏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治惟中土人是問其賦稅漕糧盡由海運未及八十年而吳浙劇寇蝟毛以起江

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爲元累不爲元利矣向使割江南以寻宋歲幣金繒以實北地則元之疆場正未艾也今爲

盛朝計明之支系綴若纍絲莫若以淮河爲界存其宗社則可收千百世興滅繼絕之功責其歲幣亦可獲數萬里盟主睦鄰之利於名甚隆於利可久惟執事以下裁之書入不報總兵吳志葵起兵吳淞允彝爲之飛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兵迄於無成松江破或說之入海趨閩允彝曰我昔吏閩閩中八郡咸德我今往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逝以求生何以示後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峒曾遇害允彝經紀其喪歸聞

徐石麒黃淳燿徐汧之死也欲自經其兄之旭諷投方外允彝曰是多方求活耳乃作絕命詞自沈松塘死越三日黃道周奉王命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召至則方殮矣使者哭而去贈左春坊左庶子謚文忠所著有幸存錄爲絕筆兄之旭于完淳死於丁亥四月陳子龍之獄事見後放曰允彝之死傳聞異詞史外云徐越謂夏公息影林下聞臥于白沈瑗公撫膺嘆曰國破君亡朋友遘愍我何以獨活亦死之僞死在陳公之後而臥子有會葬夏瑗公詩具戢集中且爲長書哭夏公墓述已所以不死之意期不負夏公侯方域事陳公詩有長箋奏疏下端不欺杵臼評則夏公之先死無疑野史述夏公死在乙酉五月而其集中有𨽻川五哀詩朱彝尊謂𨽻川城陷乃是年七月五日瑗公尙存則非水之投當是淞江大守之後云云今從正史

明徵諸生顧炎武爲職方司郎中以母喪辭不赴

炎武字甯人原名絳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

生年十三援納穀寄學例為附生少落落有大志耿介絶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人異之於書無所不窺乙酉夏奉母避兵常熟之郊應崑山令楊永言之徵與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浙東授爲兵部司務事旣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幸得脫而母王氏遂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是年閩中以職方司郎中召母喪未葬不果赴餘詳紀傳

臣鼒曰有明學者帣心力於制舉文其高者則謚心性爭朱陸舉先聖詩書六藝兵刑錢穀有用之學置爲糟粕門戶錯出而人才亦日卑炎武嘗太息天下乏材以致敗壞故究心經術實事求是而資力超邁百倍常人爲數百年

儒林巨擘舊列

國史儒林傳茲獨書之爲明諸生者何哉炎武恪守母訓不事二姓跡其弓劍橋山之拜牛羊寨上之吟蓋欲以子房報韓之心爲端木存魯之計故國之戚每飯不忘而沈幾已久更事嘗多知天命人心之有歸不欲以移山塡海之爲貽宗族鄉黨之禍甘於箕子之蒙難無爲長叔之逆天故管幼安客死遼東陶靖節終於宋代善乎王高士不菴之言曰甯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覲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愬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抑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

明徵諸生李世熊爲翰林院博士辭不赴

世熊甯化泉上里人字元仲號寒支子博覽載籍爲文雄峭波麗久困諸生大學士黄道周都御史何楷禮部侍郎曹學佺交章薦之王命府縣官趨世熊赴廷試世熊疏辭曰臣奉旨顫悸背汗流踵臣髫年在泮九躓塲屋鼯鼠之技敗露盡矣非有秘韜潛德遲久俟今乃彰也陛下徇三臣之過舉意僮傭爲異才是恃薦舉爲得鳥之羅也臣愚以爲薦舉匪人臣其一也由臣例之滔滔皆是也敢爲陛下歷陳之可乎陛下登極恩詔一款每縣舉貢才三人臣謂天下中人多而異才寡鄧馮寇賈天下無二三也況一邑乎若鄉曲愿人無裨緩急何取每縣三人充斥仕路哉

自臣所見郡邑舉士盡有目不識六籍而冒以宏博之科夢未見七書而獎以孫吳之畧者學官以頹隳之年識趣卑汙士子以蠅蟻之情貪羶走竇其鑿身方潔骨氣冰稜守令聞名而不識面者雖老死牖下無緣登薦剡也如是則舉者不才才者不舉臣以為郡邑薦舉可廢矣至於藩王閣部院寺台省監司方面各有薦士非瑣瑣媚婭則紈袴子弟也非昧目素封則[illegible]室神棍也今仕籍自欽授特簡外文臣如試主事試中書司務評事試推官通判知縣不下數百人武臣如總副參游都司守備不下數百人此千數百人為陛下撫流民核軍實者誰乎為陛下靖山海清畿甸者誰乎是千數百人如虛無人也紛紛差遣徒耀

飾輿馬煩甚驛卒大字名刺投謁姻鄰誇炫市里而已自
奉命以迄復命逐塵逐者臣不知所行何事也亦苟完查
核耳原君輩之始進也酬薦主有例酬部覆有例千數百
人非數十萬賂不濟也則是朝廷失數十萬金錢之實而
得千數百無用之蠹也虧損國家孰逾於此乎且非徒損
國靈也又壞人心爲士者習見故所等夷猥瑣庸闒胸不
能知古今成敗口不能道當世利弊一旦冠蓋赫然易如
反掌於是富者由徑納賂貧者遽言上策盡棄本業而嶲
然有掇拾軒冕之思蓋自是士不安爲士矣爲民者習見
屠酤僕隸訟師優卒遊手失業之徒手不挽強股不跨鞍
目不識丁一旦被服金紫頭角頓異以爲鋤耰術斂迹也

亦各盡棄本業而囂然有擾竊節鉞之意蓋自是民不安為民矣士不安為士則士不可治也民不安為民則民不可理也下犯上賤陵貴利破義良心泯喪蕩檢踰閑則此官為之倆也且非徒壞中人之心又以絕豪傑之路夫觥魮所餌蛟龍不染其綸鴟鳶所嗜鵷雛不嚇其臭尾瑣者冒進而破毀廉隅俊雅者必迴翔而護持方隅也不識廉隅雖狗竇容身以為榮自負方隅則一歲九遷以為辱也昔者崔浩欲屈眭夸為中郎夸曰桃簡已為司徒何足以此煩國士哉國士之不忍俯同世士也雖以崔浩之才眭夸猶羞與為伍也臣安知邛隴之下無泥塗軒冕之士乎夫圭璧所以寶者為採之甚難售之甚鉅也若圭璧與瓦

磔同致無爲寶圭璧矣軒冕所以榮者爲責任甚重大賢才甚希貴也令軒冕與草稿同擬無爲貴軒冕矣今陛下有網絡英雄之事而諸臣爲杜拒英雄之事則爲舉之名爲奸貪藉口也牛驥同廄不粉雜糅欲使奇士策杖攀附翼鱗猶以敝冠招由光軀財亭會史也他不具論臣舉其大者永甯王招降閩總屢立戰功及糧匱援絕身附敵營生死之義備矣陛下追念前勳錫以茅土誓如山河足瞑忠魂至其逃將潰卒如謝某舒某各保首領鼠竄偷生自去年除夜主臣相失至今二三月尚不知藩主存亡何似臣謂此數人者皆永甯之僇人也軍法隊長戰沒逼伍皆斬況失封疆陷主將尚敢哆口恢復偃然自敘其功乎陛

下即委曲使過貸其誅夷必俟少立微功乃酬官職然亦
及其身而已今乃呼朋引類每濆將一疏輒題敘多人此
何爲乎且題敘之人果係同患同仇猶可言也今所援引
者非無賴之青衿即市井之錢虜夙昔無澤袍之義因緣
藉使鬼之錢不加考課逕敘清華臣以爲賞罰倒置斯爲
極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漢明帝不與而賜錢千萬以
戚主爲子乞郎而不得以逃將爲市奸乞清華而得之何
古人名器之重而今獨輕乎如謂假章服之虛榮爲招徠
之實策臣愚以爲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鑽穴而從者必
無佳士即使人才甚乏邊疆甚迫當旁求耿介特立廉幹
有識之士而用之柰何使譸張無信進身不端者連茹引

孽以穢朝廷乎臣又舉其大者古者三公不備惟其人高
皇帝罷設丞相閣臣不得稱相也仁宣之代猶與卿並自
天順之隆而相端萌矣嘉靖入紹歸政內閣三輔卅承百
辟風偃盡自是儼然宰相矣今猶昔也然卒未有綸扉之
地得參十數席者今陛下龍飛一載而內閣已三十人後
此萬年無疆兩京光復時會方來矣英雄踵至枚卜殆將
踰於今者是一代之間宰輔幾百人矣書之史冊將爲駭
怪夫王者設官上法乾象今三台六星上相次相四星郎
位十五星亦王官所取儀矣宰輔下天子一等宰輔尊而
後天子亦尊若以調變陰陽之司不同錢穀刑獄之瑣則
三台斗柄亦已陵遲矣何以爲魏魏帝座乎田千秋一言

取相而夷狄以為笑譏公孫宏曲學阿世而淮南比之蒙落蓋相臣之難稱任久矣是以公孫涕泣不受詔李鄘引疾不視事誠知責任重大受祿易誣也今陛下聖神文武贊協殊難而諸臣受爵不疑有如一德然卒未進於古方召張吉之流為陛下歌江漢常武者是草茅所竊疑也臣聞敷陳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聖帝明王磨礪天下之善物也明試言功則僥倖車服者息輕褻車服則誕慢言功者來臣無遠引聖隆魏武亦近古之豪也功如荀彧封不過亭侯愛如倉舒贈不過別部司馬永嘉之末遷王導輔國將軍導曰今天官混雜朝野頹毀導不能崇峻山海而開道亂流謹 送返鼓蓋加崇之物元帝從之陶侃既

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侃固讓曰羣醜雖芟大敵未殄有如仗國威靈梟雄斬勦則又何以加曹彬已下江南宋祖曰本授卿使相但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惟賜錢五十萬假令有荀彧王導陶侃曹彬者陛下當以何官酬之乎鄧禹杖策從龍最先諸傑天下粗定乃封高密馬援遨遊二帝側足轁重及來圖山谷勸帝伐蜀猶未拜將軍也假令從龍以飛者勳如高密越疆而歸者智如伏波陛下又以何官寵之乎李泌有言以官賞功有二患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夫官以賞功尚猶有患況於一籌莫展尺土未恢而宰輔遽肩侯伯接踵他日有折衝千里之留鄴恢復兩京之郭李不知陛下又何以待之是又草茅所竊

疑也臣聞人主之職務在知人而已任各當才雖不親細
務大功可成用違其器雖衡石程書無益於治也夫治國
猶治家然主一家者必有亞伯旅疆耕以責奴織以責婢
而後一家之事集主天下者必有心腹股肱內參機密外
戡禍亂而後天下之業成今爲陛下心腹者有乎股肱者
有乎相不敢望管葛庶幾王導謝安李綱趙鼎之儔將不
敢言韓岳庶幾劉琦孟珙之輩臣賤微狂瞽何敢輕量天
下士但觀登黜人才區畫戰守之間未知於前人何如耳
宋儒有言邊帥之才卽不可得當於縉紳廉幹有識中求
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卽仗節死義之臣斯兩言者亦觀
人之要論矣臣觀諸他途營進負鼎挈鬪者必蓰再僉人

非骨鯁魁壘之端士也諸論持兩端應機不斷覗隙拱默者必蓄縮憤夫非駿雄制變之寶臣也若夫頭角誇誕類於剛武銳口縱横類於智畧撫膺灑泣類於忠誠而推測星緯妄談吉凶搖惑覗聽者又類於神明不測臣觀諸險躁浮游性無關鑰語無歸宿者誤天下蒼生必是人而易於聳動人主亦是人也臣願陛下之愼簡也李綱曰用人如用藥必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知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今臣自知駑劣迂疏無濟緩急而薦臣者以爲可用陛下亦信爲可用是不知臣之術業不能已病也臣妄意陛下以過信臣者過信天下之將相紳衿也故不敢避

斧鉞連類妄言之伏乞免臣廷試長揖草茅臣韋索茹草甘同鼎黴若冒靦嗜進類豚隨之生與營苟同汙沒不可見輔臣道周於地下惟陛下許臣幽棲以塞倖竇焉疏拜於明年七月二十日而閩疆旋陷攷日以上見寒支集後事詳紀傳

徐鼒曰藍鼎元謂世態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覩鄭芝龍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據閩日月出矣爝火不容於不熄宜世態之不應聘也福州陳金城孝廉出所藏寒支集示鼒皆愴懷故國悼念師友之作思肖麥秀之悲沈書眢井子期酒壚之感閭笛山陽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歟時與世態同徵者有林逢經林逢平涂伯案三人者皆古獨行君子也詳載紀傳中茲不贅焉

明徵舉人郭金臺爲職方司郎中辭不赴

金臺湘潭人字幼隗本姓陳氏遭家難冒姓郭中崇禎己卯壬辰副榜會舉行積分法故曰崇禎元年上幸太學廷臣請復高皇積分法上從之朝士屢以名薦不赴例授官亦不就中隆武丙戌舉人貌奇偉議論風生流賊陷湖南請於督師何騰蛟練鄉勇爲守禦計既知時不可爲乃隱衡山絕口不談世事騰蛟以職方郎中薦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毋老辭臨終自題其碣曰遺民郭金臺之墓

徐鼒曰自順癸武以下徵聘之月日不可開悉次之夏允彝後何事類人亦類則以類書之嘗目蒲輪四出蠅趨蟻附而來者其皆李世熊之所竊笑乎甚遯无不利吾於是

得一人焉曰郭金臺

明督兵部主事攝餘姚知縣王正中進監國大統歷

正中字正撝直隸保定人甯武侯之仁從子崇禎丁丑進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監國以兵部職方主事召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市魁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之任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票品覈貲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正中喜星象律呂度數之學故與餘姚諸生黃宗羲善造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以進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須朔以定民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竊自高皇洗湛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旦之軌

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
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
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雁不來竟是誰家
之天下千梅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
求巖穴有黃宗羲者精革象之學任推𥠇之能爰成大明
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詔
優答之宣付史館 攷日本全祖望鮚埼亭集
冬十月明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東魯王不受
中藻頒詔於浙將吏恇惑監國將避位督師張國維自江
上馳還令勿宣讀議曰唐魯同宗無親疎之別義兵同舉
無先後之分惟成功者帝耳若一稱臣則江上諸將須聽

命於閩如王之號令何態汝霖亦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心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使閩兵克復武林直取建業功之所在誰敢與爭此時而議迎詔未晚也錢肅樂朱大典謂宜權稱皇太姪報命大敵在前未可先讎同姓議大不合然卒如國維指國維上疏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潰散之日鳩集爲難一旦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莫及猝然有變脣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者舉足左右爲功名計哉王覽疏無如何自是閩浙水火矣

明魯行人張煌言自請使閩從之

煌言請使閩釋二國之嫌監國從之

明加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總督銜御史彭遇颸僉都御史銜大學士路振飛曾櫻封還內詔

期昇遇颸至行在中旨加銜振飛櫻封還內傳謂遇颸依附馬士英巡撫杭州搜括激變期昇奉朱盛𣺌稱通城王派餉苛虐強取民女不可用乃止

徐鼒曰閩中爵賞之濫較南都爲尤甚雖曰天步艱難政宜合垢而賢奸糅雜胡以勸懲特書封還者嘉之也

明擢知州金堡爲兵科給事中力辭不受請敕閒聯絡江上師從之

堅守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坐事罷旋丁母憂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倬起兵山中時何騰蛟請王幸湖南會堅謁行在言騰蛟足倚急宜棄閩幸楚且言中興之國須馬上成功湖南有新撫諸營陛下親往效光武故事若乃千騎萬乘出警入蹕承平威儀且屏不用王大喜語廷臣曰朕見金堅如獲異寶即授兵科給事中堅以服未終力辭請賜勅印聯絡江上師既至浙入大將方國安軍諸事於魯者詆曰堅已北降來爲間諜耳監國詔國安國安執堅御史陳潛夫曰彼與姚志倬起兵公所知也今其家且渡江來何罪見執國安曰此鄭氏意因出芝龍書示之且曰今我釋之去去勿入閩人閩必殺之我不

敢得罪鄭氏也　潛夫以告堡曰我必入閩繳勅印倘中道死於盜亦命耳　明年夏再謁王以勅印上王欲奪情固辭不許芝龍謂將大用之也嫉愈甚大學士曾櫻曰果欲保全堡莫若聽其辭遂以秋八月辭朝去閩亡堡流寓他所

明命大學士蘇觀生募兵南安

楊廷麟請王幸江右何騰蛟請幸湖南浙中諸將請如衢州王欲出贛入楚倚騰蛟觀生見鄭氏不足與有為且事權悉為所握請王赴贛州經畧江西湖廣王議遣觀生先行乃有是命

明副將徐必達率兵援吉安敗死

壬辰明魯方國安張國維錢肅樂會師與我

大清兵戰於杭州之草橋門

是日戰於江上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錢肅樂率本部兵贊後前鋒副將鍾鼎新用火攻擊殺緋衣大將一人諸將呂宗忠王國斌趙天祥等各斬數十級奪獲軍械連陣十日諸軍皆有功第七戰尤捷追至草橋門下會大風雨弓矢不能發而退時浙西義旗四起蘇松嘉湖列營數百杭州危甚錢肅樂請率兵由海道窺吳不聽說者謂監國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惜坐失此機會也

明啓戶部主事董守諭請計兵授餉不果行

時原設營兵衛軍隷方國安王之仁麾下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所統皆市井召募之人方王兵既盛反惡當國者

有所參決因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所出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熊孫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監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爭守論曰諸君起義旅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等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海甯給王藩金華歸諸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論進曰是議皆非也夫義餉者有名無實以之餽義兵必不繼即使能繼誰爲管庫今請以一切稅供歸戶部計兵授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於食而餉可以時給也方王雖不從然所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收漁舟稅守論曰今日所

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礁
販小夫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久之又請行稅人
法請塞郡之金錢湖爲田請官賣大戶賜田以贍軍三疏
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覆守論力持不可之仁大
怒詬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阻大事
邪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
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檄召守論將殺之監國不能禁令
且避守論慷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出主上寗武
雖悍將何爲者臣任死王前聽寗武以臣血濺丹墀可耳
於是舉朝憤怒曰之仁反邪何敢無王命而擅殺餉臣之
仁乃止尋遷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明年六月監國航海

守諭不及從乃杜門著書所著有學蘭集遯跡十九年守
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啓甲子舉人 攷日按御給事之詹姚江人錢肅破悲憤疽發
背死
明監國魯王加錢肅樂右副都御史疏辭不許
時方國安尤暴橫正兵並取義餉致義兵無所仰給肅樂
屢疏入告監國不能問但敘其十捷功加右副都御史肅
樂疏辭言臣郡臣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脩莫之
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
潛夫之才畧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臣翻受
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周鼎新斬級禽四臣以未
得取杭不欲爲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

臣少見史册所載冒榮苟祿惡之君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王上起行中庭盼望捷音臣不入枕誓不再受一官監國不許會忌者言肅樂不受副都御史之命爲懷二心於閩也不得已受官而餉仍不至

明監國得王以太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錢肅樂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由是諸藩內臣交惡之諸事中棟兵至斷餉四十日行乞於途徒以肅樂忠義相激無叛者太僕寺卿陳潛夫破家治兵貲既竭請餉四百金而餉臣不給

明金有鑑敗於呂山再攻長興不克

戰於呂山通城王盛澂遣金琪守毛耋卿率兵二千功之不克尋遣總兵賈應能楊象觀吳永昌參將金筠鹿等合軍奪城復大敗回至梅溪盛澂弟盛滌被圍急有鐵帷騎援之身中七矢遂收健卒數十人間道走宜興山中與岑元泰保守山寨

十一月明唐王幸太學

明唐王誓師西郊

先期類於上帝禋於太廟禡於社稷以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致日紀史唐王紀畧云十一月甲午類於上帝乙未禮於太廟丙申禡於社稷丁酉以鄭鴻逵爲御營左先鋒云云按歷法是年十一月無甲午乙未丙申丁酉等日

當是十月事俟致駕幸西郊行推轂禮先期爲壇設高皇

帝烈皇帝位王御翼善冠詣壇所百官陪位武臣戎服聽事王皮弁升壇拜謁立於神位西南面御營先鋒北面跪兵部授鉞王東向揖之賜錢光祿寺授爵御營先鋒跪受爵識勞畢謝恩出率將士跪壇下王甲冑誓師乃鳴金鼓揚旌而出當授鉞時風雨晦冥大風起壇上燭盡滅神位皆仆鴻逵出城馬蹶踣地識者知其不祥焉

明以唐王聿釗攷曰行朝錄云隆武帝封弟聿鐭以主唐祀即紹武帝也茲何以名聿釗豈釗為鐭之壞字歟抑釗死而鐭襲封歟此等多不可攷鄧王鼎𤍠攷曰明史世表無鄧王此當是國中所封世系不可攷監國大學士曾櫻協同鄭芝龍留守福京以吳震交為隨營兵部侍郎王觀光為隨營戶部侍郎皆兼吏戶禮三部事張家玉陳履貞為隨營兵科亦兼吏戶

禮三科事

明修思宗實錄

命曹學佺修思宗實錄設蘭臺館以處之

明陝西都督同知孫守法奉漢中王　起兵復鳳翔

守法咸陽人有勇畧崇禎末以功授陝西副總兵加都督同知京師陷棄妻子走終南山起兵討賊與鄖陽總兵王光恩合兵破賊與安州又克平利白河上津等縣九月朔賊將路應標以衆十萬攻鄖陽守法光恩督參將苗時化王光泰再敗之

王師徇秦地守法復入終南山久之奉秦藩第四子稱漢中王者開邸五郎山檄召各郡兵將薄西安道副將賀珍以義

勇三千復鳳翔於是盩厔鄠湄涇陽三原臨潼澄城白水

諸縣次第來歸軍聲大振

臣孫曰秦地當闖賊蹂躪之餘崩角

王師延袤千里無復有明寸土守法乃以孤軍崛强其間自取

滅亡君子亦何貴焉然孝子不以父疾而斥醫貞婦不以

夫亡而改嫁蒙險愈厲視死如歸此趙襄子所以賢豫讓

也東南義旗林立於西土則僅見焉故特書之以爲孤忠

勸

明監國魯王進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仁武寧侯封鄭遵謙義

興伯

監國勞軍江上駐西興築壇拜國安爲帥各營聽受節制

明馬士英請朝於監國魯王不許遂入方國安軍尋阮大鋮亦至

士英將謁監國張國維劾其誤國十大罪士英乃走依國安於嚴州阮大鋮之自太平逃入浙也投督師朱大典士民傳檄逐之大典亦送入國安軍大鋮掀髯抵掌日以談兵自負國安信且喜而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已被惡名至是有所論辨頗與矛盾大鋮怨金華人乃復扇國安軍與大典相惡尋傳言閩中大學士黃鳴駿來科浙中入府糧閩中故無是舉蓋士英大鋮交搆之也

徐鼒曰特書何惡之甚於寇盜也類聚羣於蟻蝗內訌交於盜賊隋少師之不死殆天未去其疾哉吾獨惜夫浙東

君臣之智何出鄭監門下也

明馬士英敗於餘杭縣

士英潰於姚江國安潰於富春山無何合軍渡錢塘窺杭州沿江列陣大敗溺死無算迺收餘衆於江東楮山朱橋范邨等處縱肆剽掠

十二月己卯朔明雲南土司沙定州作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

天波字星海昭靖王英之十二世孫崇禎初襲爵鎮滇黔歲貢方物紓誠無間莊烈帝手詔褒美家饒於貲游士多出其門是年秋八月元謀土司吾必奎反連陷武定祿豐楚雄諸郡縣天波檄調官軍及各土司會剿冬十月甯州

土官祿永命石屏土人副將龍在田告官兵敗必奎擒之
有沙定洲者阿迷土司普明聲部將也明聲死妻萬氏撫
有其衆萬洋而狡嘗召部下丁壯入侍其將沙源之子定
海定洲皆與之私久之無以服衆竟贅定海為壻已復厭
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皙乃殺定海而贅定洲明聲之子
普服遠恥之分寨以居未幾服遠憂抑死定洲遂兼為阿
迷土司是時亦以奉調領兵至則必奎已伏法定洲自以
徒來無功逡巡城外不即歸有奸民饒希之余錫朋營往
來天波第中以貨寶玩為名累負天波金至巨萬無以償
因詣各土司營誇沐氏富埒國定洲心動陰結城中土司
阮韻嘉張國用袁士宏等為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入

門輒呼噪焚劫天波倉卒由水竇逸走楚雄毋陳氏妻焦
氏走城北普吉邨之金井自焚死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
距省城劫巡撫吳兆元題請代天波鎭滇至祿豐執前大
學士王錫袞於家皆不屈萬氏聞定洲之亂也驚曰吾家
當敗此賊手謀自至省執以投誠既至見其聲欬赫然尊
若王者又大喜過望定洲遂悉兵西追天波
甲申明唐王發福京
王戎服登舟大學士何吾騶等隨行舟次芋江五溪百姓
壺漿迎者載道皆賚以銀牌
明遣使乞師於安南國不克行
遣錦衣衛康永寧航海乞師安南至明年五月歸云風逆

不得泊岸望厓而返（攷日本輿游見聞）

明江西巡撫劉同升卒以總督萬元吉兼巡撫事

壬寅明督師黃道周敗績於婺源遂被執

秋九月道周師至廣信府聞徽州破遣將守馬金嶺勸諭捐助得萬人乃部署分道進兵游擊黃奇壽戰捷於牛頭嶺遂營之其出婺源者參將王加封戰死游擊李忠被擒奇壽與參將李瑛倪彪亦潰於童家坊道周遂馳疏請兵曰臣今年六十有二才能智勇不過中人而自請行邊指据關外譬之雞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即有不寤之人起而刀俎之亦無可奈何而已臣少而學道於物無競於人寡怨直以出師之故為異志所排負識之人羣起和之干

端百出以阴其成旁句曲引以幸其敗或叩關門數日不達饑疲之衆甯死中野臣何所營而坐困於此哉臣遵奮風雲未及一月五疏求去直以皇上洞燭退遁管鑑臣於言語形迹之外所以苒苒焦喨瘁毛鎩羽以爲朝廷守一日藩籬非曰能之亦各盡其義而已今敵之來日以盛衆之附日以攜蠢蠢何知惟利是視貪生怖死則前後異致信州閭巷雞犬方集今復翻然欲舍而去據徽人來者咸云敵一百六十騎守婺境自海口[illegible]水焚掠殆盡[illegible]水距廣信百餘里臣師屯入都者僅千五百人皆邨落新募月食一兩之卒其東出馬金嶺者僅七百餘人又千二百人西去饒撫馳收未回所餘帳下千二百人而已臣自八月

以來東弭台甯之釁西銷金嶺之鬪精力瘁於文告歲月馳於期會未有一智一謀佐於其內一臂一力助於其外空以老瘁一意報主爲變已所憐異已所笑今事勢甚急可亟命方國安以萬衆從嚴州出老竹嶺直搗徽州乘其西馳可以破敵卽不然亦可解信州之危成牽制之勢矣王覽表不能答道周計窮婺源令某者亦門人也僞致降書道周信之決計深入集門人諸將議曰敵人雖衆虛聲耳若延來春則彼弓弛馬懈可破也奈糧餉不足何與其半途潰散不如決戰以報朝廷因相持泣下十二月進兵至童家坊忽報樂平已破信州士大夫致書相迓道周以成師既出義不反顧遂前次明堂里僅三百人馬十匹糧

三日壬寅天徵踣我提督張天祿攷曰天祿本史閣部將率兵猝至道周揮賴繼謹等督師鏖戰參將高萬榮請引兵登山憑高可恃亚移師間騎兵從間道突出箭如雨從者俱散道周曰吾死此矣遂被執輿至婺源天祿勸之降道周罵不絕口未幾門人蔡春溶賴繼謹趙士超毛至潔亦解至道周絕粒作自悼詩八章攷曰詩云昔時鶯柳下今日見徵陽此道原無可於生亦不傷雲覓人絕望金石鬼剞香莫信悲連後遂無日月光其二云業發亦歸趙留連不入秦爾書傳白璧隻手動青蘋得止吾何感徽名世所視蒼花燃採者不易寫歸嘆其三云自我甘垂蒲爲誰黽鼓刀余生檣七猩結俗失同飛此事不經見於心良獨勞長年眈亚則乘老乖蹣驥其四云已發英雄嘆仍多親戚憐經營文謝役可自幾房前夫了窗欺我長文尚有天春秋二百藏研淚祀新淵其五云求仁何所怨失道未忘愁故主日初旭欲生鳥自投斷崖千尺網一菲大江舟狂擀看吾僑馳騾谷衆尤其六云天步憑誰伏狂謂失一壺嚴心衝騎賦縣寄添賢弦干羽柔無力旗常

來自枯迴遶河上老頭傀鄭大夫其七云匡坐輒顏閔拾籌負管蕭風雲生坐交毛羽合飄颻大廈難棲燕江樓迥斷橋可憐委佩者晏嬰生花朝其入云問言誰敢信變上轉多疑截指留軍令開心劍子期千金修駿家三尺斷齒旗射兇當熊意君王安得然詩見案旁外紀疑有誤字

左右承洪承疇旨進道周茶躊躇不飲左右曰求相國用清茶一杯故曰俗無茶泡者名清茶道周擲之遠擲杯於地

我

大清兵克撫州明知府高飛聲死之

飛聲字克正長樂舉人出玉山知縣遷同知乞養去黃道周之出師也令飛聲攝撫州事見事不支遣家人懷印入閩而身以守城死

明監國魯王以謝三賓為禮部尚書入閣辦事

戚臣張國俊者監國妃父也納三寶賄外倚方王勢內通客李二奄表裏爲奸錢肅樂疏凡數十上畧曰國有十七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賢人肥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贈諡蔭卹未協輿情勅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畹倚強標佯人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爲不必幾於防口四也新進鼓舌搖唇罔識體統朝章中令委諸草莽五也反覆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所加斥辱凌滅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褒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迴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強半南

中故臣鴞鳥怪聲轉徙可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此
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今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千百以水
死滷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
以戰死文武衙門票取牌索一日數至以供應死淨圖倚
舟爲命今調發既煩小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入鄉鈔
掠雞犬不遺此僣未去而彼營又來以掠死富室輸金當
以義勸非有罪於官也而動加羈囚有甘心殊經者以財
死大軍所過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矜惡棍羅織
鄉里以爲生涯百毒齊起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
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
髮凜凜乎將以不薙髮死由前九七并此而十若不早圖

變計臣不知所稅駕矣疏入忌者益甚三賓既入閣遂併力擠之尋加肅樂兵部侍郎辭不受

明監國魯王鑄大明通寶錢

明魯太常寺卿兼吏科都給事中莊元辰乞罷許之

元辰字起貞鄞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八載不遷甲申之變元辰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之門促以勤王南都立朝議選科臣總憲劉宗周掌科章正宸皆舉元辰爲首馬士英遣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門下刺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元辰峻拒之中旨授刑部主事既而阮大鋮興同文之獄將盡殺復社諸賢元辰曰禍將烈矣賦招歸詩十章遂乞歸未幾而南都覆錢肅樂之起事也降臣

謝三賓爲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赴江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衆疑之王明經家勤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疏也肅樂驚問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江沿海皆可以舟師達倘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肅樂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乃共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屬之以四明驛爲幕府家勤及林明經時躍參其軍肅樂乃西行元辰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之爲城門軍三賓亦不敢動乃以翠山之衆迎監國於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鄞始解嚴晉吏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再遷正卿兼吏科如故疏言殿下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編氓殫藏於內重以昔年秋潦今

兹允旱卧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盜賊繁熾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豢養之心安得有據鞍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專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殿下試念兩都之鞠黍離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已又言中旨用人乃親王之秕政臣叨居科長不敢隨聲奉詔自是累有封拜謝三賓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元

辰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貽書同官黃宗羲林時對曰蔑術氣象似唯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纒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舉朝留之不得已而浙東破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疽發背死同時有王玉藻者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知慈谿縣

王師下杭州玉藻與沈宸荃起義晉御史旋晉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任事迺往諸帥惡之嘆曰是將剸刃於我也力請還朝在垣中又以持正不爲諸臣所喜求罷斥允辰留之浙東破以黃冠遯剡溪辛卯後始歸故鄉以餓死

臣鼒曰侍郎以下罷官例不書茲何以書惜賢者之去位

也

明魯戶部侍郎沈廷揚率所部兵駐舟山

初田仰爲漕撫置軍務不問

師至淮上遂瓦解廷揚率所部歸崇明魯監國加以戶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令由海道窺三吳田仰又忌之乃至舟山依斌卿時諸軍無餉競起剽掠廷揚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若此則賊矣斌卿曰乏食奈何廷揚爲之定屯畝劃輸法於是軍士始戢

明孫守法攻西安不克

守法之初起也武大定劉文炳賀宏器郭金鎮黃金魚焦容仰[illegible]與應之大定本固原將家子功最多是月攻西安

令舉人姚翀霄千總衛天明康姬命朝邑諸生王知禮李世仁等各殺守令以應

王師之守西安者纔七百人總督孟喬芳懼甚調山西兵五百為援知禮令朝邑百姓偽持羊酒迎犒醉而殲之喬芳益懼更調榆林兵二千人入援二十八日守法率衆攻城平陽人曹三傻王英師可宗謀以城應事泄被殺明年正月援師至乃解圍去

明右僉都御史陳泰來起兵復上高新昌甯州萬載進攻撫州敗績死之

泰來字剛長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由知縣入為戶科給事中十五年冬都城戒嚴泰來陳戰守數策又自請假兵

一萬肅清輦轂崇禎帝壯之改兵科出視諸軍戰守方畧
召對中左門多奏可以功遷吏科乞假歸南都以刑科起
不赴閩中擢太僕少卿尋遷右僉都御史督領江西義軍
益王之起兵建昌也泰來將從之同里按察使漆嘉祉舉
人戴國士持不可曰公受閩命矣今復從王將奉王臣閩
乎王必不屈將兩事乎是懷二心也公爲國事捐身家本
以教忠而先示二心於人人誰諒之乃止已而新昌破國
士降翻爲金聲桓用泰來恨之曰吾乃爲賊所紿均之國
事益與閩又何分乎欲誅之會上高舉人曾志明魯國祺
聶明時黃璵黃國彥等兵起泰來與相結是月攻取上高
新昌甯州戮國士妻子圍瑞州不克遂取萬載已而

天兵逼新昌守將出降泰來走界埠志明等從上高移軍會之

進攻撫州俱殁於陣 攷曰此從正史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載泰來事迹少異謂泰來遣部下李淩虹復萬載破新昌自帥其衆東下戴國士者與泰來爲姻已降權驛傳道事金聲桓使之招泰來俾勿疑而以重兵躡其後國士入營甫相見而大軍已壓陣遂敗走黃氏祠中自刎其同起兵者端州劉訒新諶廷椿胡視民

小腆紀年附考卷第十一

錢甯宋左夫光紀
秦順林太沖羽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殳象汪逸科　參校